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志卷一百五十二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七十　史部

通志卷一百五十二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列傳第六十五

齊

万俟普 子洛　可朱渾元　劉豐　破六韓常　金祚

劉貴　蔡儁　韓賢　尉長命　王懷　任祥 子胄

莫多婁貸文 子敬顯　庫狄迴洛　庫狄盛　張保

洛相顯賀拔仁 魏珍 康德 段琛 韓建業 尉摽 封輔相 摽子相貴 范舍樂

隰舍樂 侯莫陳相 薛孤延 斛律羌舉子孝卿 張瓊

子欣 宋顯 王則 慕容紹宗 叱列平 步大汗

薩 薛脩義 慕容儼庫狄伏連 高乾弟慎 慎弟昂 昂弟季式

東方老 李希光 劉叔宗 劉孟和 盧曹 潘樂 竇泰 尉景子粲 婁

昭子定遠 昭兄子叡 庫狄干 韓軌子晉明 段榮子韶 韶弟孝言

斛律金子光 信 邢祖 光弟羨 彭樂 暴顯 皮景和 綦

連猛 元景安 獨孤永業 鮮于世榮 傅伏

叱干苟生　田敬宣　雷顯和
紇奚永安　高保寧

万俟普字普撥太平人其先匈奴之别也少雄果有武力正光中破六韓拔陵構逆逼授太尉後歸魏累遷第二鎮人酋長孝武帝初封清水郡公隨入關拜司空神武平夏州普自覆鞦城率部歸神武神武躬自迎接封河西郡公位太尉薨贈太師大司馬録尚書事子洛字受洛干隨孝武入關除尚書左僕射天平中隨父東歸封建昌郡公再遷領軍將軍初神武以其父普尊老特

崇禮之嘗親扶上馬洛免冠稽首願出萬死力以報深
恩及河陰之戰諸将北度橋洛以一軍不動謂西人曰
万俟受洛干在此能來可來也西人畏而去之神武名
其所營地爲廻洛洛慷慨有氣節勇鋭冠世卒贈太師
大司馬太尉錄尚書謚曰武
可朱渾元字道元自云遼東人也曽祖護野肱爲懷朔
鎮將遂家焉元寛仁有武略少與神武相知爾朱榮以
爲别將隸爾朱天光平万俟醜奴等以功封東縣伯䰟

孝武帝立累遷渭州刺史元旣早爲神武知遇兼其母兄在東恒表疏與神武往來周文有疑心元乃率所部三千户發渭州西北度烏蘭津歷河源二州境乃得東出靈州刺史曹埿待元甚厚埿女壻劉豐生與元深相結遂資遣元元從靈州東北入雲州界周文每遣兵邀元元戰必摧之神武聞其來遣平陽太守高崇持金環一枚賜元并運資糧候接元至引見執手後拜并州刺史以貪汚被劾特見原累以軍功拜司空天保初封扶

風郡王位太傅太師薨贈假黃鉞太宰太師錄尚書元用兵務持重未嘗敗皇建初配享文襄廟庭子長舉襲爵元弟天元亦有將略便弓馬封昌陽縣伯天保初位殿中七兵二尚書卒贈都督滄州刺史謚曰恭武天元弟天和以兄元勲重尚東平長公主賜爵宜安鄉男文宣受禪加駙馬都尉位開府儀同三司封成皐郡公濟南即位加特進改封博陵郡公與楊愔同被殺追贈司空

劉豐字豐生普樂人也有雄姿壯氣果毅絶人破六韓拔陵之亂以守城功除普樂太守山鹿縣公靈州鎮城大都督賀拔岳與靈州刺史曹泥不睦豐助泥守岳將自討泥爲侯莫陳悅所殺周文遣行臺趙善大都督万俟受洛干復來攻圍引河灌之泥與豐堅守不下豐乃東奔神武神武以豐爲南汾州刺史河陰之役豐功居先神武執其手嗟賞之及王思政據長社豐與高岳等攻之先是訛言大魚道上行百姓苦之豐建水攻策遏

洧水灌城水長魚鼈皆游焉城將陷豐與行臺慕容紹宗見忽有暴風從東北來正晝昏暗飛沙走礫船纜忽絶漂至城下豐拍浮向土山爲浪激不時至西人鉤之並爲敵所害豐壯勇善戰死日朝野駭惋贈大司馬司徒公尚書令謚忠武子暅嗣第三子龍有巧思位亦通顯隋開皇中歴將作大匠卒於領軍大將軍八子俱非嫡妻所生每一子所生喪諸子皆爲制服三年武平中暅所生喪諸弟並請解官朝廷義而不許

破六韓常單于之裔也初呼厨貌入朝漢爲魏武所留遣其叔父右賢王去卑監本國戸魏氏方興率部南轉去卑遣弟右谷蠡王潘六奚率軍北禦軍敗奚及五子俱没于魏其子孫遂以潘六奚爲氏後人訛誤以爲破六韓世領部落父孔雀少驍勇背其宗人拔陵率部降爾朱榮詔封永安縣侯第一領人酋長常孔雀少子沈敏有膽畧善騎射爾朱榮死常歸河西天平中與冀州刺史万俟受洛干等東歸神武上為武衞將軍齊受禪

封廣川縣公拜太子太保卒於滄州刺史贈尚書令司徒公太傅第一領人酋長假王謚曰忠武

金祚字神敬安定人也性驍雄尚氣俠魏末以軍功至太中大夫隨元天穆討平邢杲歷涇岐二州刺史後大行臺賀拔岳表授東雍州刺史令討仇池氐楊紹先於百頃未還岳為侯莫陳悅所殺祚克仇池還莫知所歸俄而神武遣行臺侯景慰喻祚遂解甲而還封安定縣公後隨魏孝武西入周文以祚為兖州刺史歷太僕衛

尉二卿尋除東北道大都督晉州刺史入據東雍州神武遣尉景攻降之芒山之戰以大都督從破西軍除華州刺史文宣受禪加開府儀同三司別封臨濟縣子卒贈司空公

劉貴秀容陽曲人也剛格有氣斷歷爾朱榮府騎兵參軍榮性猛急貴尤嚴峻任使多愜榮心普泰初行汾州事棄戍歸神武累遷御史中尉肆州大中正加開府西道行臺僕射貴所歷莫不肆其威酷非理殺害視下如

草芥性峭直攻訐無所廻避雖非佐命元功然與神武布衣舊特見親重卒贈太保太尉公錄尚書事謚忠武齊受禪詔祭告其墓皇建中配享神武廟庭次子洪徽嗣樂安縣男卒贈都督燕州刺史

蔡儁廣寧石門人也父普北方擾亂走奔五原守戰有功拜寧朔將軍卒贈燕州刺史儁豪爽有膽畧神武微時深相親附儁初爲杜洛周所虜時神武亦在洛周軍中神武謀誅洛周儁預其計事泄奔葛榮仍背榮歸爾

朱榮從入洛及從破葛榮平元顥封爲洛縣男隨神武舉義及平鄴破韓陵並有戰功進爵爲侯出爲齊州刺史爲政嚴暴又多受納然亦明解有部分吏民畏服之性好賓客頗稱施惠天平中卒於揚州刺史贈尚書令司空公謚曰威武齊受禪詔祭告其墓皇建初配享神武廟庭

韓賢字普賢廣寧石門人也壯健有武用初隨葛榮作逆榮破後爾朱榮擢充左右榮死爾朱度律以賢爲帳

内都督封汾陽縣伯後爲廣州刺史及神武起義度律以賢素爲神武所知恐有變遣使徵之不願去乃密遣羣蠻多舉烽若有寇至使者遂爲啓得停賢仍潛使人通誠於神武後拜建州刺史天平初爲洛州刺史州人韓木蘭等起兵賢破之親自案檢收甲仗有一賊窘迫藏屍間見賢將至忽起斫賢斷其脛而卒始漢明帝時西域以白馬負佛經送洛因立白馬寺其經函傳於此寺形制厚朴世以古物歷代寶之賢知故斫破之未幾

而死論者謂因此致禍贈尚書令司空公子裔嗣

尉長命太安狄那人也父顯魏代郡太守長命性和厚有器識參預神武起兵破爾朱氏於韓陵拜安南將軍樊子鵠據兖州反除東南道大都督與諸軍討平之徙幽州刺史督安平二州雖多聚斂然以恩撫人少得安集卒贈司空謚曰武壯子興字敬興便弓馬有武藝位冠軍將軍

王懷字懷周不知何許人也少好弓馬頗有氣尚隨神

武於冀州起兵討破爾朱兆於廣阿又從破四胡於韓陵以功封盧鄉縣侯天平中爲都督廣州刺史後從神武襲尅西夏州還爲大都督鎮下館除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卒贈司徒公尚書僕射懐以武藝勲誠爲神武所知志力未申論者惜其不遂皇建初配享神武廟庭

任祥字延敬廣寧人也少和厚有器度初從葛榮榮署爲王榮敗擁所部先降拜廣寧太守賜爵西河縣公隨神武起兵封魏郡公後兼尚書左僕射進位開府儀同

三司祥位望既重能以寛和接物人士稱之及斛斯椿
釁發祥棄官北走歸神武天平中拜侍中遷徐州刺史
在州大有受納然政不殘不爲人所疾若潁川長史賀
若徽執刺史田迅據城降西魏祥戰失利還北與行臺
侯景司徒高昂共攻拔潁川元象元年卒於鄴贈太尉
公錄尚書事子胄性輕俠頗敏慧少在神武左右天平
中擢爲東郡太守家本豐財又多聚斂動極豪華賔客
往來將迎至厚興和末神武攻玉壁還留清河公岳爲

行臺鎮守晉州以胄肆之胄飲酒游縱不勤防守神武責之懼遂潛遣使送款於周爲人所糾推勘未得實神武特免之胄内不自安乃與儀同爾朱文暢參軍房子遠鄭仲禮等陰圖弒逆伏誅

莫多婁貸文太安狄那人也驍果有膽氣從神武起兵破爾朱兆於廣阿封石城縣子從破四胡於韓陵進爵爲侯從平爾朱兆於赤谼嶺兆自縊貸文獲其屍天平中進爵爲公晉州刺史元象初除車騎大將軍儀同三

司南道大都督與行臺侯景攻獨孤信於金墉城周文出函谷景與高昂議待其至貸文請率所部擊其前鋒景等固不許貸文性勇而專不受命以輕騎一千軍前斥候死於周軍贈尚書左僕射司徒公子敬顯嗣彊直勤幹少以武力見知恒從斛律光征討數有戰功光每令敬顯前驅置營中夜巡察或達旦不眠臨敵置陣亦命部分將士深見重位至開府儀同三司武平七年從後主平陽敗歸在并州與唐邕等推立安德王稱尊號

安德敗武將皆投周軍唯敬顯走遁鄴授司徒周武帝平鄴執之斬於閶闔門外責其不留晉陽也

庫狄迴洛代人也少有武力儀貌魁偉初事爾朱榮榮死隷爾朱兆神武舉兵於信都迴洛擁衆來歸從破四胡於韓陵以軍功封順陽縣子累遷夏州刺史昭帝即位封順陽郡王大寧初爲朔州刺史轉太子太師卒贈太尉定州刺史

庫狄盛字安盛懷朔人也性柔和少有武用初爲神武

親信都督從征伐累遷幽州刺史封長廣縣公齊受禪
改封華陽縣公後拜特進卒贈太尉公
張保洛自云本出南陽西鄂家世好賔客尚氣俠頗為
北土所知保洛少便弓馬初從葛榮榮敗仍為爾朱榮
統軍後隷神武神武起兵保洛為帳内都督從破爾朱
兆於廣阿及破四胡於韓陵元象初為西夏州刺史以
前後功封安武縣伯又從戰芒山進爵為侯文襄嗣事
歴梁州刺史進爵為公齊受禪加開府仍為刺史聚斂

爲百姓所患濟南初兼侍中尋出爲滄州刺史封敷城郡王以聚斂免官奪王爵卒贈前官追復本封從神武出山東又有賀拔仁厙狄珍段琛尉摽摽子相貴相願康德韓建業封輔相范舍樂牒舍樂並以軍功至大官史失其事仁字天惠善無人以帳内都督從神武破爾朱氏於韓陵力戰有功天保初封安定郡王歴數州刺史太保太師右丞相録尚書事武平元年薨贈假黄鉞相國太尉録尚書十二州諸軍事朔州刺史謚曰武珍字

舍洛西平酒泉人壯勇善騎射以帳内從神武天統中封安康郡王武平初爲豫州道行臺尚書令豫州刺史卒贈太尉琛字懷寶代人少有武用從起兵天保中開府儀同三司兖州刺史擲代人太寧初位司徒封海昌王卒子相貴嗣相貴武平末開府儀同三司晉州道行臺尚書僕射晉州刺史及行臺左丞侯子欽等密啓周武帝請師求爲内應周武自率衆至城下子欽等夜開城門引軍入鎖相貴送長安卒弟相願彊幹有膽畧武

平末開府儀同三司領軍大將軍自平陽至并州及到鄴每立計將殺高阿那肱廢後主立廣寧王事竟不果及廣寧被出相顧拔佩刀斫柱而歎曰大事去矣知復何言德代人歷數州刺史并省尚書左僕射開府儀同三司封新蔡王建業輔相俱不知所從來建業位領軍大將軍并州刺史輔相爲朔州總管范舍樂代人有武藝筋力絶人位東雍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封平舒侯牒舍樂武威人開府儀同三司營州刺史封漢中郡公

戰歿贈關中侯

侯莫陳相代人也祖社伏頽魏第一領人酋長父斛古提朔州刺史白水公相七歲喪父號慕過人及長性雄傑後從神武起兵破四胡於韓陵力戰有功封陽平縣伯後改封白水郡公天保初累遷司空公進爵白水王又遷大將軍拜太尉公兼瀛州刺史歷太保朔州刺史又授太傅別封義寧郡公薨於州贈假黄鉞右丞相太宰太尉都督朔州刺史次子晉貴嚴重有文武幹畧襲

爵白水王武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梁州刺史歸周授上大將軍封信安縣公子仲宣太常丞子弘頴弘信雍州司士參軍子行方行儉行恭

薛孤延代人也少驍果有武力隷神武為都督從起義平鄴破四胡累遷車騎將軍顯州刺史從神武西伐至蒲津及竇泰失利班師而還孤延為後殿且戰且行一日斫折十五刀又從破周文於邙山封永固公神武嘗閲馬於北牧道逢暴雨大雷電震地前有浮圖一所神

武令孤延視之孤延乃馳馬案矟直前未至三十步震燒浮圖孤延唱殺繞浮圖走火遂滅孤延還眉鬚及馬鬉尾皆焦神武嘆其勇決曰薛孤延乃能與霹靂鬬後封平秦公與諸將討潁川孤延專監造土山以酒醉爲敵所襲據潁川平諸將還京師讌華林園文襄啓魏帝坐孤延階下以辱之齊受禪別賜爵都昌縣公孤延好酒率多昏醉而以勇決善戰每大軍征討常爲前鋒故與彭劉韓潘同列位太子太保太傅

斛律羌舉太安人也世為部落酋長羌舉少驍果有膽

初從爾朱兆入洛有戰功深為兆愛遇兆破始歸誠神

武神武以其忠於所事亦加嗟賞天平中除大都督從

神武戰於沙苑諸將議進趣之計羌舉曰黑獺雖聚凶

黨彊弱可知若欲固守無糧援可恃今揣其情欲一死

決有同猘狗或能噬人且渭曲土濘無所用力若不與

戰而逕趣咸陽咸陽空虛可不戰而尅拔其根本彼無

所歸則黑獺之首可懸於軍門矣神武欲縱火焚之侯

景曰當禽以示百姓燒殺誰復信之諸將議有異同遂戰於渭曲大軍敗績後封密縣侯爲東夏州刺史有疫疾刺匈以竹箭吮之垂愈因怒創裂而卒贈儀同三司子孝卿嗣孝卿少聰敏機悟有風檢武平末位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封義寧王知内省事典外兵騎兵機密時政由羣豎自趙彥深死後朝貴典機密者唯孝卿一人差居雅道不至貪穢後主至齊州以孝卿爲尚書令又以中書侍郎薛道衡爲侍中封北海王二人勸後主作

承光詔禪位任城王令孝卿齎詔策及傳國璽往瀛州孝卿便詣鄴仍從周武帝入關授儀同大將軍宣納上士隋開皇中位太府卿戶部尚書

張瓊字連德代人也少壯健有武用初隨葛榮爲亂榮敗隨爾朱榮榮以爲都督後歷位濟州刺史及爾朱氏敗歸神武拜滄州刺史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天平中神武襲尅夏州以瓊爲慰勞大使留鎮之尋爲周文所陷卒贈司徒都督恒州刺史瓊子欣尚魏平陽

公主除駙馬都尉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建州刺史南鄭伯瓊常憂其太盛每謂親識曰凡人官爵莫若處中欣位秩太高深爲憂慮而欣豪險遂與公主情好不篤爭爲孝武帝所害時人稱瓊先見

宋顯字仲華敦煌効穀人也性果毅有幹用初事爾朱榮稍遷爲記室參軍榮死世隆等以爲晉州刺史後歸神武爲行臺左丞拜西兖州刺史在州多所受納然勇決有氣幹檢御左右咸得其心力及河陰之戰深入没

于行陣贈司空公

王則字元軌自云太原人也少驍果有武藝初隨叔父魏廣平内史老生征討每有戰功老生爲朝廷所知則頗有力初以軍功賜白水子元顥入洛則與老生俱降顥顥疑老生遂殺之則奔廣州刺史鄭先護與同拒顥顥敗爲東徐州防城都督爾朱榮之死也東徐州刺史斛斯椿是其枝黨内懷憂懼時梁立汝南王悅爲魏主資其士馬送之境上椿遂降悅則與蘭陵太守李義擊

其偏師破之魏因以則行北徐州事隸爾朱仲遠仲遠
敗乃歸神武天平初頻以軍功都督荆州刺史則有威
武邊人畏服之渭曲之役則爲西師圍逼棄城奔梁梁
尋放還神武恕而不責元象初除洛州刺史以前後勲
封太原縣伯則性貪在州不法舊京諸像毁以鑄錢于
時號河陽錢皆出其家以武用除徐州刺史以取受狼
藉令送晉陽文襄恕其罪卒贈司空諡烈懿則弟敬寶
位東廣州刺史與蕭軌攻建鄴不尅死焉

慕容紹宗字紹宗燕主晃第四子太原王恪之後也曾祖騰歸魏遂居代祖郁岐州刺史父遠恒州刺史紹宗容貌恢毅少言語沉深有膽畧爾朱榮即其從舅子也值北邊擾亂紹宗攜家屬以歸榮榮深待之及榮入洛私告紹宗曰洛中人士繁盛驕侈成俗若不加除翦恐難制服吾欲因百官出迎仍悉誅之若何紹宗曰太后臨朝滛虐無道天下共棄公既身控神兵心執忠義忽欲殲夷多士實非長筞深願三思榮不從累遷驃騎將

軍後以軍功封索盧侯榮死事爾朱兆步藩逼晉陽兆擊之累為藩所破兆欲於晉州召神武共圖步藩紹宗諫曰今天下擾攘人懷覬覦正是智士用策之秋高晉州才雄氣猛英畧蓋世譬諸蛟龍安可借以雲雨兆怒曰我與晉州推誠相待何忽輒相猜阻橫生此言便禁止紹宗數日方釋遂割鮮卑皆隸神武神武與兆共討步藩滅之神武舉義信都兆以紹宗為長史及韓陵之敗乃撫膺自咎謂紹宗曰比用卿言今豈至此兆之敗

也士卒多奔散兆懼將欲潛遁紹宗建旗鳴角招集戎徒軍容既振兆徐而止後神武從鄴討兆於晉陽兆自縊死紹宗行到馬突城見神武追至遂擒爾朱榮妻子及兆餘衆自歸神武神武仍加恩禮所有官爵並皆如故軍謀兵畧時參預焉及還都鄴庶事未周乃令紹宗與高隆之共知庫府圖籍諸事累遷青州刺史時丞相記室孫搴屬紹宗以其兄爲州主簿紹宗不用搴譖之神武曰紹宗嘗登廣固城長歎謂所親云大丈夫有復

先業理不由是徵還元象初以軍功進爵爲公累遷御史中尉屬梁人劉烏黑入寇徐方授徐州刺史執烏黑殺之還除尚書僕射侯景反命紹宗爲東南道行臺加開府改封燕國公遂與大都督清河王岳破梁貞陽侯淵明於寒山禽之廻軍討侯景於渦陽于時景軍甚盛初聞韓軌往討之曰噉猪腸小兒聞高岳往曰此兵精人凡爾前後諸將往者莫不爲其所敗及聞紹宗至扣鞍曰誰教鮮卑小兒解遣紹宗來若然高王未死邪及

與景戰諸將頻敗無肯先者紹宗麾兵徑進諸將從之因大捷景遂走追初神武將崩命文襄云侯景若反以慕容紹宗當之至是果敗景西魏遣其大將王思政據穎川又以紹宗為南道行臺與太尉高岳儀同劉豐率軍圍擊之堰洧水灌城時紹宗數有凶夢意每惡之乃私謂左右曰吾自年二十巳還嘗有蒜髮昨來忽然自盡蒜者算也吾年算其盡乎未幾與劉豐臨堰見北有塵氣乃入艦同坐暴風從東北來遠近晦冥舟纜斷飄

縗絰向敵城紹宗自度不免遂投水而卒時年四十九三軍將士莫不悲惋朝廷嗟傷焉贈太尉謚曰景惠長子士肅以謀反伏法朝廷以紹宗功罪止士肅身皇建初配享文襄廟庭士肅弟三藏列在隋史

吐列平字殺鬼代郡西部人世爲酋帥平有容貌美鬚髯善射馭襲第一領人酋長臨江伯魏末自軍功至武衛將軍隨爾朱榮破葛榮平元顥封慶陶縣伯榮死爾朱氏陵替平懼禍後歸神武從破四胡於韓陵以軍功

天保初累遷兖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卒贈都督瀛州刺史謚曰莊惠子孝冲嗣孝冲弟長乂武平末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封新寧王隋開皇中位上柱國卒於涇州刺史長乂無他才技在官以清幹稱

步大汗薩代郡西部人祖縈代郡太守父居龍驤將軍領人别將薩初從爾朱榮入洛及平葛榮累功為都督榮死又從兆入洛及韓陵之敗以所部降神武稍遷車騎大將軍封行唐縣公晉州刺史齊受禪攺封義陽郡

公

薛脩義字公讓河東汾陰人也曾祖紹魏七兵尚書祖壽仁秦州刺史汾陰公父寳集定陽太守脩義少而姦俠輕財重氣魏正光末天下兵起特詔募能得三千人者用爲别將脩義得七千餘人假安北將軍西道别將以軍功拜龍門鎮將後宗人鳯賢等作亂圍鎮城脩義以天下紛擾遂爲逆自號黄鉞大將軍詔都督宗正珍孫討之軍未至脩義慙悔遣表乞一大將招慰乃降鳯

賢等猶據險不降脩義與書降之乃授鳳賢龍驤將軍陽夏子攺封汾陰縣侯爾朱榮以脩義反覆錄送晉陽與高昂等並見拘防榮赴洛並以自隨置於駝牛署榮死魏孝莊以脩義爲弘農河北河東正平四郡大都督時神武爲晉州刺史見之相待甚厚及韓陵之捷以脩義行并州事孝武帝入關神武以脩義爲關右行臺自龍門濟河招下西魏北華州刺史薛崇禮初神武欲大城晉州中外府司馬房毓曰若使賊到此處雖城何益

乃止及沙苑之敗從秦南汾東雍三州人於幷州又欲棄晉州遣家屬向英雄城脩義諫曰若晉州敗定州亦不可保神武怒曰爾輩皆負我前不聽我城幷州城使我無所趣脩義曰若失守則請誅斛律金曰還仰漢小兒守收家口爲質勿與兵馬神武從之以脩義行晉州事及西魏儀同長孫子彥圍逼城下脩義開門伏甲待之子彥不測虛實於是遁去神武嘉之就拜晉州刺史後除齊州刺史以黷貨除名追其守晉州功復其官爵

俄以軍功進正平郡公加開府天保中卒於太子太保贈司空子文殊嗣脩義從弟嘉族性亦豪爽從神武平四胡於韓陵歷華揚二州刺史卒官子震字文雄位廉州刺史亦著軍功又歷南汾譙二州刺史

慕容儼字恃德清都人廆之後也容貌出羣衣冠甚偉不好讀書頗學兵法工騎射爾朱氏敗歸神武以勲累遷五城太守見東雍州刺史潘樂長揖而已丞尉已下數爲樂所譴乃謂儼曰府君少爲羣下屈節儼攘袂曰

吾狀貌如此行望人拜豈可拜人神武聞二人在邊不和徵樂還朝以儼代爲刺史遷東荆州刺史行次長社忽爲其部下人所執將投山賊張儉爲守人王崇祖私放獲免神武仍授以軍司共擊平儉始得達州沙苑之敗西魏荆州刺史郭鸞率衆攻儼儼拒守二百餘日晝夜力戰大破鸞軍時諸州多有翻陷唯儼獲全及侯景反與諸將討之儼獲景麾下偽太守刺史將軍行臺等並其部下二千人天保初以軍功除開府儀同三司六

年梁司空陸法和儀同宋莅等以郢州内附時清河王岳帥師江上乃集諸軍議曰城在江外人情尚梗必須才畧兼濟忠勇過人方可受此寄耳衆咸共推儼岳以爲然遂遣鎮郢城城畢下兼土疎頽壞儼更脩繕城雉多作大樓又造船纜水陸備具梁將蕭脩率衆五萬與侯瑱任約合軍奄至城下於上流鸚鵡洲造荻葓竟數里以塞船路衆懼儼恱以安之城中先有神祠一所俗號城隍神儼於是順士卒躬往祈請須臾衝風驚濤漂

荻洪約復以鐵鏁連緝防禦彌切儼還共祈請風浪夜驚洪復斷絶如此再三城人大喜以為神助儼出城奮擊大破之夏五月瑱約等又并力攻圍城中食少糧運阻絶無以為計唯煑槐楮桑葉并紵根水萍葛艾等及靴皮帶筋角等物而食之有死者即取肉分噉唯留骸骨儼猶申令將士信賞必罰分甘同苦自正月至於六月人無異志後蕭方智立遣使請和文宣以城在江表據守非便有詔還之儼至鄴帝命引升殿儼望帝悲不

自勝帝執其手捋儼鬚脫帽看髮歎息久之謂儼曰觀卿容貌朕不望相識自古忠烈豈能過此也除趙州刺史賜帛一千疋錢十萬天統四年別封寄氏縣公并賜金銀酒鍾各一枚胡馬一匹五年進爵為義安王武平元年為光州刺史儼少任俠交通輕薄遊遨京洛間及征討每立功効經畧雖非所長而有將帥之節所歷諸州雖不能清白守道亦不貪殘害物卒贈司徒子子會位郢州刺史周武帝平鄴使其子送敕喻之子會枷其

子赴獄等赦書至云行臺武王已降子會乃與僚屬北
向慟哭然後奉命爾朱氏將帥歸神武者又有代人庫
狄伏連字仲山本名伏憐訛音連事爾朱榮至直閤將
軍後從神武賜爵蚍丘男天保初儀同三司尋加開府
性質朴勤公事直衛官闕曉夕不離帝所頗以此見知
然鄙吝愚佷爲鄭州刺史好聚斂又嚴酷屋室患蠅杖
門者曰何故聽入其妻病以百錢買藥每自恨之不識
士流開府參軍多是衣冠仕族皆加捶撻逼遣築牆武

平中封宜都郡王除領軍大將軍尋與琅邪王儼殺和士開伏誅被支解伏連家口百餘盛夏人料倉米二升不給鹽菜常有饑色冬至日親表稱賀其妻爲設豆餅問豆餅得處云於馬豆中分減伏連大怒典馬掌食人並加杖責積年賜物藏在别庫遣一婢專掌管鑰每入庫檢閲必語妻子云此官物不得輒用至死時惟着弊褌而積絹至二萬疋簿錄並歸天府

高乾字乾邕渤海蓨人也父翼字次同豪侠有風神爲

鄉里所畏服魏武昌初葛榮爲亂於燕朝廷以翼山東豪右即家拜渤海太守賊徒愈盛翼部率合境徙居河濟之間魏朝因置東冀州以翼爲刺史封樂城侯俄除定州刺史以賊亂不行及爾朱兆弑莊帝翼謂諸子曰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令社稷阽危人神憤怨破家報國在此時也爾朱兄弟性甚猜忌忌則多害汝等宜早圖之先人有奪人之心時不可失事未集而卒中興初贈使持節侍中太保錄尚書六州諸軍事冀州刺史賜謚

曰文宣乾性明悟俊偉有智畧美音容進止都雅少時輕俠數犯公法長而脩改輕財重義多所交結魏領軍元乂權重當世以意氣相得接乾甚厚起家拜員外散騎侍郎稍遷員外散騎常侍魏孝莊之居藩也乾潛相託附及爾朱榮入洛乾東奔於兾乾兄弟本有從横志見榮殺害人士謂天下遂亂乃率河北流人於河濟間受葛榮官爵莊帝遣右僕射元羅廵撫三齊乾兄弟相率出降朝廷以乾為給事黄門侍郎兼武衛將軍爾朱

榮以乾前罪不應復居近要莊帝聽乾解官歸鄉里於是招納驍果以射獵自娛及榮死乃馳赴洛陽莊帝見之大喜以乾兼侍中加撫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鎮河北又以弟昂爲通直散騎常侍平北將軍令俱歸招集鄉閭爲表裏形援帝親送於河橋上舉酒指水曰卿兄弟冀部豪傑能令士卒致死京城倘有變可爲朕河上一揚塵乾垂涕受詔昂援劒起舞誓以死繼之及爾朱氏既弑害遣其監軍孫白雞率百餘騎至冀州託言括

馬其實欲因乾兄弟送馬收之乾既宿有報復之心而白雞忽至知欲見圖將先發以告前河内大守封隆之隆之父先爲爾朱榮所害聞之喜曰國恥家怨痛入骨髓乘機而發令正其時謹聞命矣二月乾與昂潛勒壯士夜襲州城執刺史元嶷射白雞殺之於葛榮殿爲莊帝舉哀三軍縞素乾升壇誓衆詞氣激揚涕泗交集將士莫不感憤欲奉父次同爲主次同曰和鄉里我不及封皮乃推隆之爲大都督行州事隆之欲逃昂勃然作

色拔刀將斫隆之隆之懼乃受命北受幽州刺史劉靈助節度俄而靈助被爾朱氏禽屬神武出山東揚聲以討乾爲辭衆情惶懼乾謂之曰高晉州雄材蓋世不居人下且爾朱弑主肆虐正是英雄效節之時今者之來必有深計勿憂吾將諸君見之乃間行與封隆之子子繪俱迎於滏陽因說神武曰爾朱氏酷逆痛結人神凡厥生靈莫不思奮明公威德素著天下傾心若兵以忠立則屈彊之徒不足爲明公敵矣鄗州雖小戶口不減

十萬斛秸之稅足濟軍資顧明公熟詳其計神武大笑曰吾事諧矣遂與乾同帳而寢呼乾為叔父乾旦日受命而去時神武雖内有遠圖而外迹未見爾朱羽生為殷州刺史神武密遣李元忠於封龍山舉兵逼其城令乾率衆偽往救之乾遂輕騎入見羽生偽為之計羽生出勞軍彭樂側從馬上禽斬之遂平殷州又共定策推立中興主拜侍中司空公是時軍國草創乾父喪不得終制及孝武立天下初定乾乃表請解職行三年之禮

詔聽解侍中司空如故封長樂郡公乾雖求退不謂便見從許既去内侍朝政罕關居常怏怏孝武將貳於神武欲乘此撫之於華林園宴罷獨留乾謂曰司空奕世忠良今日復建殊功相與雖則君臣實義同兄弟宜共立盟約勤逼之乾曰臣以身許國何敢有二乾雖有此對然非其本心事出倉卒又不謂孝武便有異志遂不固辭亦不啓神武帝以乾爲誠已時禁園養部曲稍至千人驟令元士弼王思政諂賀拔岳計又以岳兄勝爲

荆州刺史乾謂所親曰難將作矣禍必及吾乃密啓神武神武召乾問之乾因勸神武受禪神武以袖掩其口曰勿復言令啓叔復爲侍郎門下之事一以仰委及頻請而帝不答乾懼啓神武求爲徐州乃以乾爲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將行帝聞其與神武言怒使謂神武曰高乾與朕私盟今復反覆神武聞其與帝盟亦惡之乃封其前後密啓以聞帝對神武使詰乾乾曰臣以身奉國義盡忠貞陛下既有異圖更言臣反覆以匹夫加

諸罪尚或難免況人主推惡何以逃命所謂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功大身危自昔然也若死而有知差無負莊帝詔遂賜死於門下省年三十七臨死時武衛將軍元整監刑謂曰頗有書及家人乎乾曰吾諸弟分張各在異處今日之事想無全者兒子既小未有所識亦恐巢傾卵破夫復何言後神武討斛斯椿等謂高昂曰若昂用司空策豈有今日之舉天平初贈太師錄尚書事兾州刺史謚曰文昭以長子繼叔襲祖次同爵樂城縣侯

令第二子呂兒襲乾爵乾弟慎字仲密頗涉文史與兄弟志尚不同偏爲父所愛歷位滄州刺史東南道行臺尚書光州刺史加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時天下初定聽慎以本鄉部曲數千自隨爲政嚴酷又縱左右吏人苦之乾死時慎棄州將歸神武武帝勑青州斷其歸路慎間行至晉陽神武以為大行臺左丞轉尚書當官無所迴避累遷御史中尉選用御史多其親戚鄉閭不稱朝望文宣奏令改選焉慎前妻吏部郎中崔暹妹為慎

棄暹時為文襄委任乃為暹高嫁其妹禮夕親臨之慎後妻趙郡李徽伯女也豔且慧兼善書記工騎乘慎之為滄州甚重沙門顯公夜嘗語久不寢李氏患之搆之於慎遂被拉殺文襄聞其美挑之不從衣盡破裂李以告慎慎由是積憾且謂暹搆已遂罕所糾劾多行縱捨神武嫌責之彌不自安出為北豫州刺史遂據虎牢降西魏慎先入關周文率衆東出敗於芒山慎妻子盡見禽神武以其家勲啓慎一房配沒而已慎妻預在行中

文襄盛服見之乃從焉西魏以慎為侍中司徒遷太尉慎弟昂字敖曹其母張氏始生一男二歲令婢為湯將浴之婢置而去養猿繫解以兒投鼎中爛而死張使積薪於村外縛婢及猿焚殺之揚其灰於漳水然後哭之昂性似其母幼時便有壯氣及長俶儻膽力過人龍犀豹頸姿體雄異其父為求嚴師令加捶撻昂不遵師訓專事馳騁每言男兒當橫行天下自取富貴誰能端坐讀書作老博士也其父曰此兒不滅吾族當大吾門以

其昂藏敖曹故以名字之少與兄弟數為劫掠鄉閭畏之無敢違忤兄乾求博陵崔聖念女為婚崔氏不許昂與兄往劫之置女村外謂兄曰何不行禮於是野合而歸乾及昂等並劫掠父次同常繫獄中唯遇赦乃出次同語人曰吾四子皆五眼我死後豈有一人與我一鍬土邪及次同死昂大起冢對之曰老公子生平畏不得一鍬土令被壓竟知為人不昂以建義初兄弟共舉兵既而奉魏莊帝旨散衆仍除通直散騎侍郎封武城縣

伯與兄乾俱為爾朱榮所黜免歸鄉里陰養壯士又行抄掠榮聞惡之密令刺史元仲密誘執昂即送洛陽及入洛將昂自隨禁於駞牛署既而榮死莊帝即引見勞勉之時爾朱世隆還逼宫闕帝親臨大夏門指麾處分昂既免縲紲被甲横戈與其從子長命推鋒徑進所向披靡帝及觀者莫不壯之即除直閤將軍賜帛千疋昂以寇難尚繁乃請還本鄉招集部曲仍除通直散騎常侍加平北將軍及聞莊帝見害京師不守遂與父兄據

信都起兵爾朱世隆從叔殷州刺史羽生率五千人掩至龍尾坂昂將十餘騎不擐甲而馳之乾城守縋下五百人追救未及而昂已交兵羽生敗走昂馬矟絶世左右無不一當百時人比之項籍神武至信都開門奉迎昂時在外畧地聞之以乾為婦人遺以布帬神武使世子澄以子孫禮見之昂乃與俱來後廢帝立除冀州刺史以終其身仍為大都督率衆從神武破爾朱兆於廣阿又討四胡於韓陵昂自領鄉人部曲王桃湯東方老

等三千人神武將劄鮮卑兵千餘人共相參合對曰敖曹所將部曲練習已久不煩更配神武從之及戰神武軍少卻兆等方乘之昂與蔡儁以千騎自栗園出横擊兆軍大敗是日微昂等神武幾殆太昌初始之冀州尋加侍中開府進爵為侯及兄乾被殺乃將十餘騎奔晉陽神武向洛陽令昂為前驅武帝入關中昂率五百騎倍道兼行至崤陜不及而還尋行豫州刺史天平初除侍中司空公昂以兄乾薨此位固辭不拜遷司徒公好

著小帽世因稱為司徒帽神武以昂為西南道大都督徑趣商洛昂度河祭河伯曰河伯水中之神高敖曹地上之虎行經君所故相沃酹時山道峻阻巴寇守險昂轉鬬而進莫有當鋒遂克上洛獲西魏洛州刺史泉企并將數千人欲入藍田關會竇泰失利神武召昂昂不忍棄衆力戰全軍而還時昂為流矢所中創甚顧左右曰吾死無恨恨不見季式作刺史耳神武聞之馳驛啓季式為濟州刺史昂還復為軍司大都督統七十六都督與行臺侯景練兵

於虎牢御史中尉劉貴時亦率衆在馬昂與北豫州刺史鄭儼祖握槊貴召儼祖昂不遣枷其使使者曰枷時易脫時難昂使以刀就枷刎之曰何難之有貴不敢校明日貴與昂坐外白河役夫多溺死貴曰頭錢價漢隨之死昂怒拔刀斫貴貴走還營昂使鳴鼓會兵攻之侯景與冀州刺史万俟受洛解之乃止時鮮卑共輕中華朝士唯憚昂神武每申令三軍嘗為鮮卑言昂若在列時則為華言昂嘗詣相府欲直入門者不聽昂怒引弓射之神武知而不責

性好為詩言甚鄙陋神武每容之元象元年進封京兆郡公與侯景等同攻獨孤勝於金墉與周文戰敗於芒山死之是役也昂使奴京兆候西軍京兆於昂侍婢彊取佩刀以行昂執殺之京兆曰三度救公大急何忍以小事賜殺其夜夢京兆以血塗巳寤而怒使斫其兩脛時劉桃棒在勃海亦夢京兆言訴得理將公付賊桃棒知昂必死遽奔焉昂心輕敵建旗蓋以陵陣西人盡鋭攻之一軍皆没昂輕騎東奔河陽城太守高永洛先與昂隙閉門不

受昂仰呼求繩又不得拔刀穿闥未徹而追兵至伏於橋下追者見其從奴持金帶問昂所在奴示之昂奮頭曰來與爾開國公追者斬之以去先是昂夢為此奴所殺以告盧武將殺之武諫乃止果及難時年四十八桃棒會喪於路神武聞之如喪肝膽杖永洛二百西魏賞斬昂首者布絹萬段歲歲稍與之周亡猶未充贈太師大司馬太尉公録尚書事冀州刺史謚曰忠武西魏得歸敖曹首猶可識先是有鵲巢於庭中地上家人怪之

及其首函至置正當巢處葬後其妻張氏嘗見敫曹夜來旦去有若生平傍人莫見唯犬隨而吠之歳餘乃絶其故吏東方老為南兖州刺史追慕其恩為立祠廟靈像既成頭上圻裂更為之其裂如初見者咸稱神異子突騎嗣早卒文襄復親簡昂諸子以第三子道額嗣皇建初追封昂永昌王以道額襲武平末開府儀同三司入周為儀同大將軍隋開皇中卒於黄州刺史昂弟季式字子通亦有膽氣太昌初累遷尚書尚食典御尋加

驃騎大將軍天平中為濟州刺史季式兄弟貴盛並有勲於時自領部曲千餘人馬八百匹衣甲器仗皆備故能追督境内盜賊多致克捷時濮陽人杜靈椿等又陽平路叔文徒黨各為亂季式並討平之有客嘗謂季式曰濮陽陽平乃是畿内何忽遣私軍遠戰季式曰我與國家同安危豈有見賊不討之理若以此獲罪吾亦何恨芒山之敗所親部曲請季式奔梁季式曰吾兄弟受國厚恩與高王共定天下一旦傾危而亡之不義是役

也兄昻没焉興和中行晉州事解州仍鎮永安季式兄愼以虎牢叛遣信報季式季式奔告神武神武待之如初武定中除侍中尋加冀州大中正都督以前後功加儀同三司天保初封乘氏縣子尋遷太常卿仍為都督隨司徒潘樂征江淮間為私使樂人於邊境交易還京坐被禁止尋赦之四年夏發疽卒贈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謚曰恭穆季式豪率好酒又恃舉家勲功不拘檢節與光州刺史李元忠生平游款在濟州夜飲

憶元忠開城門令左右乘驛馬持一壺酒往光州勸之朝廷知而容之兄愼叛後少時解職黄門郎司馬消難左僕射子如之子又是神武壻勢盛當時因退食暇尋季式酣歌留宿旦日重門並關消難固請去季式曰君以地勢脅我邪消難拜謝請出終不見許酒至不肯飲季式索車輪括消難頸又更索一車輪自括頸引滿相勸消難不得已笑而從之方俱脫車輪更留一宿及消難出方具言之文襄輔政白魏帝賜消難美酒數石珍

羞十輩并令朝士與李式親狎者就李式宅宴集其被優遇如此自昂起兵為羽翼者有呼延族劉貴珍劉長秋東方老劉士榮成五彪韓頗生劉桃棒隨其建義者有李希光劉叔宗劉孟和等名顯可知者列之後云東方老安德鬲人與昂為部曲文宣受禪封陽平縣伯位南兗州刺史後與蕭軌等度江沒李希光勃海蓨人初隨高乾起兵後位儀同三司揚州刺史文宣責陳武帝廢蕭淵明命儀同蕭軌率希光東方老裴英起王敬寶

步騎數萬以天保七年三月渡江襲克石頭城五將名位相侔英起以侍中為軍司蕭軌與希光並為都督軍中抗禮動必乖張頓軍丹陽城下遇霖雨五十餘日故致敗將卒俱死軍士得還者十二三劉叔宗名纂樂陵平昌人歸昂位車騎將軍左光禄大夫劉孟和名協游陽饒安人聚衆附昂兄弟位終大丞相司馬坐事死其餘並不知所終云神武初起兵范陽盧曹亦以勇力稱為爾朱氏守據薊神武厚禮召之以昂相擬曰宜來與

從叔為二曹曹愷曰將田舍兒凡國士遂率其徒自薊入海島得長人骨以髑髏為馬皂脛長丈六尺以為二猶送其一於神武諸將莫能用唯彭樂彊舉之未幾曹遇疾恫聲聞於外巫言海神為祟遂卒其徒五百人皆服斬縗葬畢潛散曹身長九尺鬢面甚雄臂毛逆如猪鬣力能拔樹性弘毅方重常從容雅服北州敬仰之嘗卧疾猶申足以舉二人蠕蠕寇范陽曹登城射之矢出三百步投弓於外羣虜莫能彎乃去之時有沙門曇讚

號為神力唯曹與之角焉曇讃聞叫聲別勝
潘樂字相貴廣寧石門人也本廣宗大族魏世分鎮北
邊因家焉父永有技藝襲爵廣宗男樂初生有一雀止
其母之左肩占者咸言富貴之兆因名之曰相貴後以
為字及長寛厚有膽畧北鎮亂魏大都督臨淮王彧北
討至雲中問士人膽畧者或以樂對彧乃召為軍主每
摧堅陷陣轉統軍樂以天下多事遂歸葛榮授京兆王
時年十九葛榮敗隨爾朱榮榮以樂為別將隨討元顥

有功封敷城縣男神武出牧晉州引樂為鎮城都將及信都起義從破四胡進爵廣宗縣伯累以軍功拜征東將軍東雍州刺史神武嘗議欲廢州樂以東雍地帶山河境連胡蜀形勝之會不可棄也遂如故後從破周師於河陰議欲追之令追者在西不願者東唯樂與劉豐居西神武善之以衆不同而止改封金門郡公文宣嗣事鎮河陽破西將楊㯹等時帝以懷州刺史平鑒等所築城深入敵境欲棄之樂以軹關要害必須防守乃更

脩理增兵置將而還還鎮河陽累遷拜司空齊受禪樂奉進璽綬天保初進封河東郡王遷司徒周文親舉大衆東至崤陜遣其行臺侯莫陳崇自齊子嶺趣軹關儀同楊檦從鼓鍾道出建州陷孤公戍詔樂總大衆禦之車駕餞於汾東樂晝夜兼行至長子遣儀同韓永興從建州西趣崇崇遂遁時將經畧江外詔樂為南道大都督率諸軍南討侯景樂發石鱉南渡百餘里淮南聞大軍至所在棄城走至梁涇州涇州舊在石梁侯景改為

淮州樂獲其地仍立涇州又克安州除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瀛州刺史仍經畧淮漢遇疾薨於懸瓠天保六年也贈黄鉞太師大司馬尚書令神武再破周文也樂皆先鋒摧陣邙山之役樂因勢追之至其營所仍大抄掠樂獲周文金帶一袋貪貨稽留不即東返于時周文於陣可禽失而不獲者實樂貪貨之由也神武忿之以大捷之後恕而不問樂卒子子晃嗣時諸將子弟率多驕縱子晃沈密謹愨以清靖自居尚公主拜駙馬

都尉武平末為幽州道行臺右僕射幽州刺史周師將入鄴子晃率突騎數萬赴援至博陵知鄴城不守詣冀州降周齊王軍授上開府隋大業初卒

竇泰字世寧太安捍殊人也本出清河觀津曾祖羅魏統萬鎮將因居北邊父樂魏末破六韓拔陵為亂與鎮將楊鈞固守遇害泰貴贈司徒初泰母夢風雷暴起若有雨狀出庭觀之便見電光奪目駛雨霑灑寤而驚汗遂有娠焉期而不産大以憂懼有女巫謂之曰渡河湔

裙産于必易便向水所忽見一人曰當生貴子可從而南泰母從之頃之生泰及長善騎射有勇畧泰父兄戰沒於鎮泰身負骸骨歸爾朱榮榮嘉之從討邢杲有功拜龍驤將軍神武之為晉州請泰為鎮城都督參謀軍事從起義信都封廣阿伯從破四胡及神武入洛以預謀定策除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爵為公爾朱兆敗保秀容分兵守嶮神武每揚聲云欲討之師出復止如此者數四神武揣兆歲首必應會飲使泰率精騎先驅

一日一夜五百里兆軍人因宴休惰忽見泰軍莫不奪氣神武因而尅之遷侍中京畿大都督尋領御史中尉泰以勲戚居臺雖無糾舉而百寮畏懼天平三年神武西討令泰自潼關入四年泰至弘農小關為周文所襲衆盡沒泰自殺焉初泰將發鄴鄴有惠化尼謠云竇行臺去不回未行之前夜半忽有朱衣冠幘數十人入臺云收竇中尉宿直兵吏莫不驚惶出入數至俄頃乃去旦視關鍵不異方審非人蓋其敗死之兆也贈大司馬

太尉錄尚書事定州刺史謚曰武貞恭妻武明婁后妹
也恭雖以親待而功名自建齊受禪祭告其墓皇建初
配享高祖神武廟庭子孝敬嗣位儀同三司
尉景字士眞善無人也秦漢置尉候之官其先世有居
此職因以為氏焉景性温厚頗有俠氣魏孝昌中北鎮
反景與神武隨衆南下入杜洛周軍中神武與景等謀
殺周不克仍共歸爾朱榮隨榮征討為安武將軍以軍
功封博陵縣伯榮死爾朱兆等逆亂景密白神武圖之

遂從神武起義信都平鄴韓陵之戰唯景所統失利神武入洛留景鎮鄴授驃騎大將軍進爵為公景妻常山郡君神武之姊也以勲戚每有軍事與厙狄干常被委重而不能忘懷財利神武每嫌責之轉冀州刺史又大納賄發夫獵死者三百人厙狄干與景在神武坐請作御史中尉神武曰何意下求卑官干曰欲捉尉景神武大笑令優者石董桶戲之董桶剥景衣曰公剥百姓董桶何為不剥公神武誡景曰可以無貪也景曰與爾計

生活孰多我止人上取爾割天子調神武笑而不答改封長樂郡公歷位太保太傅坐匿亡人見禁止使崔暹謂文襄曰語阿惠兒富貴欲殺我邪神武聞之泣詣闕曰臣無尉景無以至今日三請帝乃許之於是黜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神武告景景恚卧不起呌曰殺我時趣邪常山君謂神武曰老人去死近何忍煎逼至此又曰我為爾汲水胝生因出其掌神武撫景為之屈膝先是景有果下馬文襄求之景不與曰土相扶為

牆人相扶為王一馬亦不得畜而索也神武對景及常山君責文襄而杖之常山君泣救之景曰小兒慣去放使作心腹何須乾啼濕哭不聽打邪元象初周文遣金祚率都督皇甫知達入據東雍景督諸軍討禽之尋授青州刺史操行頗改百姓安之徵授大司馬遇疾薨於州贈太師尚書令齊受禪以景元勲詔祭告其墓皇建初配享高祖廟庭追封長樂王子粲少歷顯職性麤武天保初封庫狄干等為王粲以父不預王爵大恚恨十

餘日閉門不朝文宣怪遣使就宅問之絜隔門謂使人曰天子不封絜父為王絜不如死使者云須開門受勑絜遂彎弓隔門射使者使者以狀聞文宣使段韶諭旨絜見韶惟撫膺大哭不答一言文宣親詣其宅慰之方復朝請尋追封景長樂王絜襲爵位司徒太傅薨子世辨嗣周師将入鄴令世辨率千餘騎覘候出滏口登高阜遥見羣烏飛起謂是西軍旗幟即馳還比至紫陌橋不敢回顧隋開皇中卒於淅州刺史

婁昭字菩薩代郡平城人也武明皇后之母弟祖提雄傑有識度家僮千數牛馬以谷量性好周給士多歸附之魏太武時以功封眞定侯父内干有武力未仕而卒昭貴魏朝贈司徒齊受禪追封太原王昭方雅正直有大度深謀腰帶八尺弓馬冠世神武親重之昭亦早識人雄曲盡禮敬數隨神武獵每致請不宜乘危歷險神武將出信都與昭密謀昭贊成大策即以昭為中軍大都督從擊破爾朱兆於廣阿封安喜縣伯改濟北公又

從拔鄴破四胡累拜驃騎大將軍開府又從濮陽公授領軍將軍魏孝武將貳於神武昭揣知㫖意以疾辭還晉陽後從神武入洛魏孝靜之立也昭預大策兖州刺史樊子鵠據州反以昭為東道大都督率諸將討平之子鵠既死諸將勸昭盡捕誅其黨昭曰此州無狀横被殘賊企望王師以解塗炭其賊是怨其人何罪遂皆捨焉後轉大司馬仍領軍遷司徒持重守法時人稱之出為定州刺史昭好酒晚得偏風雖愈猶不任劇務在州

事委僚屬昭舉大綱而已薨於州贈假黄鉞太師太尉謚曰武齊受禪詔祭告其墓封太原王皇建初配享高祖廟庭長子仲達嗣改封濮陽王次子定遠少歷顯職外戚中偏為武成愛狎别封臨淮郡王武成大漸與趙郡王等同受顧命位司空趙郡王之奏黜和士開定遠與其謀遂納士開賄賂成趙郡之禍其貪鄙如此尋除瀛州刺史初定遠弟季略穆提婆求其伎妾定遠不許因高思好作亂提婆令臨淮國郎中告定遠陰與思好

通後主令開府段暢率三千騎掩之令侍御史趙秀通
至州以贓貨事劾定遠定遠疑有變遂縊而死昭兄子
叡字佛仁父拔魏南部尚書叡幼孤被叔父昭所養為
神武帳内都督封掖縣子累遷兖州刺史在任貪縱深
爲文襄所責後改封九門縣公齊受禪除領軍將軍别
封安定侯叡無他器幹以外戚貴幸縱情財色為瀛州
刺史聚斂無厭皇建初封東安王大寧元年進位司空
平高歸彦於冀州還拜司徒河清三年濫殺人為尚書

左丞宋仲羡彈奏經赦乃免尋為太尉以軍功進大司馬武成至河陽仍遣總偏師赴懸瓠叡在豫境留停百餘日專行非法詔免官以王還第尋除太尉薨贈大司馬子子産嗣位開府儀同三司

庫狄干善無人也曾祖越豆𠹌魏道武時以功割善無之西臘汗山地方百里以處之後率部落北遷因家朔方干鯁直少言有武藝魏正光初除埽逆黨授將軍宿衛於内以家世寒鄉不宜毒暑得使冬入京師夏歸鄉

里孝昌元年北邊擾亂奔雲中為刺史費穆送於尒朱榮建義初隨榮入洛受伏波將軍神武臨晉州請干為都督仍從起義信都平鄴破四胡於韓陵除車騎大將軍封廣平縣公尋進郡公河陰之役諸將大捷唯干兵退神武以其舊功竟不黜責尋轉太保太傅及高仲密以虎牢叛神武討之以干為大都督總前驅干上道不過家見侯景不遑食景使騎追餽之時周文自將至洛陽軍容甚盛諸將狐疑未欲南度干首建大策決計濟

河神武大兵繼至遂大破之還為定州刺史干宿將不閑吏事事多煩擁獄訟委積然清約自居不為吏民之患遷太師天平初以干元勲佐命封章武郡王累轉太宰干尚神武妹樂陵長公主以親地見待自預勤王常總大衆威望之重為諸將所伏而最為嚴猛曾詣京師魏誰王元孝友於公門集會言戲過常諸公無能面折者干正色責之孝友大慙時人稱善天保中薨贈假黄鉞太宰給輼輬車謚曰景烈干不知書署名為干字逆

上畫之時人謂之穿鎚又有武將王周者署名先為吉而後成其外二人至孫始並知書于皇建初配享高祖廟庭子伏敬位儀同三司伏敬子士文仕周入隋性酷烈列在酷吏傳中

韓軌字伯年太安狄那人也少有志操性沈深喜怒不形於色神武鎮晉州引為鎮城都督及起義信都軌贊成大策從破爾朱兆於廣阿又從戰韓陵封平昌縣侯仍督中軍破爾朱兆於赤硔嶺除車騎大將軍出為晉

州刺史慰喻山胡莫不綏附再遷秦州刺史軌性寛和
罕行楚撻甚得邊民之心西魏前後遣將東伐又周文
自屯鹽倉軌身先士卒每戰必兊神武廵秦州欲以軌
還仍賜城民户别絹布兩疋州民田昭等七千户皆辭
不受唯乞留軌神武嘉歎乃留焉頻以軍功進封安德
郡公遷瀛州刺史在州聚斂為御史糾劾削除官爵未
幾復其安德郡公歷位中書令司徒齊受禪封安德郡
王授司徒軌妹為神武所納生上黨王渙復以勲庸歷

登台鉉嘗以謙恭自處不以富貴驕人當世稱之後拜大司馬從文宣征蠕蠕在軍暴薨贈假黄鉞太宰太師朔州刺史謚曰肅武皇建初配享文襄廟庭子晉明嗣天統中改封東萊王晉明有俠氣諸勲貴子孫中最留心學問好酒誕縱招引賓客一席之費動至萬錢猶恨儉率朝廷欲處之貴要地必以疾辭告人云廢人飲美酒對名勝安能作刀筆吏披反故紙邪武平末除尚書左僕射百餘日便謝病辭官

段榮字子茂姑臧武威人也祖信仕沮渠氏後入魏以豪族徙北邊仍家於五原郡父連安北府司馬榮少好歴術專意星象正光初語人曰天垂象見吉凶吾今觀乾象察人事不及十年當有亂矣或問曰起於何處何處可避乎榮曰致亂之源此地為始恐天下因此横流無所避也未幾遇亂與鄉舊擁妻子南趣平城屬杜洛周為亂榮與神武謀誅之不捷共奔爾朱榮後神武建義山東榮賛大策為行臺右丞西北道慰喻大使巡方

曉喻所在下之神武南討鄴留榮鎮信都仍授鎮北將軍定州刺史時攻鄴未尅所須軍資榮轉輸無闕神武入洛論功封姑臧縣侯轉瀛州刺史榮妻婁皇后長姊也榮恐神武招私親之議固推諸將竟不之州尋歷相濟泰三州刺史所在百姓愛之神武將圖關右與榮密謀榮盛稱未可及渭曲失利神武悔之曰吾不用段榮之言以至於此授儀同三司尋除山東大行臺領本州流民大都督甚得物情元象初卒贈太尉謚曰昭景皇

建初配享高祖廟庭二年重贈大司馬尚書令武威王
長子韶嗣韶字孝先少工騎射有將領才畧以武明皇
后甥神武益器之嘗置左右以為心腹建義初領親信
都督從神武拒爾朱兆戰於廣阿神武謂韶曰彼衆我
寡其若之何韶曰所謂衆者得衆人之死所謂彊者得
天下之心爾朱榮裂冠毀冕拔本塞原邙山之會搢紳
何罪兼殺主立君不脫旬朔天下思亂十室而九王躬
昭德義誅君側之惡何往而不尅乎神武曰吾雖以順

討逆恐無天命詔曰詔聞小能敵大小道大淫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令爾朱外賊天下内失善人智者不為謀勇者不為鬬不肖失職賢者取之復何疑也遂與兆戰兆軍潰及韓陵之戰詔督所部先鋒陷陣從神武追爾朱平之拜武衛將軍封下洛縣男後廻賜父爵姑臧縣侯又從神武禦周文於邙山神武身在行間為西魏將賀拔勝所窘詔從傍馳馬引天反射一箭斃其前驅追騎憚莫敢前者遂免西軍退賜鞍馬并金進爵為公遷

鎮東將軍武定四年從征玉壁時神武不豫攻城未下召集諸將共論進止之宜謂大司馬斛律金司徒韓軌左衛將軍劉豐等曰吾每與段孝先論兵殊有英畧若使比來用其謀亦可無令日之勞矣吾患勢危篤恐或有不虞欲委孝先以鄴下之事何如金等咸曰知臣莫若君實無出孝先者仍令韶從文宣鎮鄴召文襄赴軍顧命文襄曰段孝先忠厚智勇親戚之中唯有此子軍旅大事宜共籌之五年春神武崩於晉陽祕不發喪俄

而侯景為亂文襄還鄴留韶守晉陽委以軍事文襄還

賜女樂十數人并金帛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封長樂公文宣受禪除尚書右僕射遷冀州刺史别封

霸城侯加特進啓求以侯與繼母弟孝言論者美之遷

尚書僕射天保四年梁將東方白額潛至宿豫擾動淮

泗詔韶討之既至會梁將嚴超達等軍逼涇州陳武將

攻廣陵尹令思謀襲盱眙三軍咸懼韶謂諸將曰自梁

氏喪亂國無定主人懷去就陳霸先外託同德内有離

心吾揣之熟矣乃留儀同三司敬顯儁等圍宿豫自倍道赴涇州塗出盱眙令思不虞大軍卒至望旗而奔進破超達軍廻赴廣陵擊陳武軍大破之盡獲其舟艦器械陳武遁去乃旋師攻宿豫遣辯士喻白額於是白額開門請盟韶為受盟韶度白額終不為用因執而斬之并其諸弟並傳首京師封平原郡王歷司空司徒大將軍尚書令太子太師以繼母憂去職尋起為大司馬仍尚書令遷錄尚書事并州刺史及高歸彦作亂韶與東

安王婁叡平之還太傅賜歸彦果園千畝仍除并州刺
政不存小察甚得人和周文遣將率羌夷與突厥合衆
逼晉陽武成自鄴倍道赴援突厥從北結陣而前東拒
汾河西被嵐川時大雪之後周人以步卒為前鋒從西
山而下去城五里諸將咸欲逆擊之詔曰步人氣力自
有限今積雪既厚逆戰非便不如陣以待之彼勞我逸
破之必矣既戰大破之武成嘉其功别封武德公進位
太師周冢宰宇文護母閻氏先配中山宫護聞閻尚存

乃因邊境移書請還其母并通鄰好時突厥犯邊韶軍於塞下武成遣黄門徐世榮乘傳齎周書問韶韶以周人反覆本無信義護外託為相其實主也既為其母請和不遣一介使申其情理仍據移書即送其母恐示之以弱以臣管見且外許之待通和訖而後放之為便不聽遂遣使以禮將送護既得母乃遣將尉遲迥等襲洛陽詔遣蘭陵王長恭大將軍斛律光擊之軍次於邙山之下逗遛未進武成詔韶曰令欲遣王赴洛陽之圍但突

厭在北得頻鎮樂上謂如何韶曰北虜侵邊事等疥癬今西羌闚遍便是膏肓之病請奉詔南行帝仍令韶赴洛督精騎一千發晉陽五日便濟河至大和谷便值周軍與諸將結陣以待之韶為左軍蘭陵王為中軍斛律光為右軍周軍仍以步人在前上山逆戰韶以彼步我騎且引且卻待其力弊乃遣下馬擊之短兵始交周人大潰洛城之圍亦即奔遁盡棄營幕自邙山而至穀水三十里中軍資器械彌漫川澤車駕幸洛陽親勞將士

於河陰置酒高會策勲命賞除韶太宰封靈武縣公天統二年除左丞相四年别封永昌郡公食滄州幹武平二年出晉州道築威敵平寇二城而還二月周師來寇遣韶與右丞相斛律光太尉蘭陵王長恭往行達西境有柏谷城者敵之絶險諸將莫肯攻圍韶曰汾北河東勢為國家之有若不去柏谷事同痼疾計彼兵會在南道今斷其要路救不能來城勢雖高其中甚狹火弩射之一旦可盡遂攻之城潰仍城華谷置戍而還封廣平

郡公是月周又遣將攻邊觧律光先率軍禦之韶亦請行五月到服秦城西人於姚襄城南更起城鎮韶抽壯士從北襲之使人潛度河告姚襄城中内外相應進戰大破之諸將咸欲攻其新城韶曰此城一面阻河三面地險不可攻不如更作一城壅其要道破服秦併力圖之從之六月徙圍定陽七月屠其外城時韶病在軍中謂蘭陵王曰此城三面重澗並無走路唯慮東南一處耳賊若突圍必從此出長恭乃設伏其夜果如策伏兵

擊之大潰獲其儀同若干寶開府楊軌韶竟以病薨上
舉哀東堂大鴻臚監護喪事賜温明祕器轀輬車軍校
之士陣送至平思墓所發卒起冢贈假黄鉞相國太尉
錄尚書事朔州刺史謚忠武韶出總軍旅入參帷幄功
既居高重以婚媾之故望傾朝野而長於計畧善於御
衆得將士之心臨敵之日人人爭奮又雅性温慎有宰
相風敎訓子弟閨門雍肅事後母以孝聞齊世勲貴之
家罕有及者然僻於好色雖居要重微服間行魏黄門

郎元瑀妻皇甫氏緣瑀謀反没官韶美之上啓固請文

襄賜之别宅處之禮同正嫡尤嗇於財親戚故舊畧無

施與其子深尚公主并省丞郎在家佐事十餘日事畢

辭還人唯賜一盃酒元妃所生三子懿深亮皆宦達懿

字德猷尚頴川長公主拜駙馬都尉襲爵平原王位行

臺右僕射兼殿中尚書卒子寶鼎尚中山公主隋開皇

中開府儀同三司大業初卒於饒州刺史深字德深美

容貌寛謹有父風天保中受父封姑臧縣公尚東安公

主位侍中韶病篤詔封深濟北王以慰其意入周拜大將軍郡公坐事死亮字德堪隋大業初位汴州刺史卒於汝南郡守韶弟孝言少警發有風儀齊受禪其兄韶以別封霸城縣侯授之歷位中書黄門侍郎典機密食漁陽郡幹又歷祕書監度支尚書皇建初又遷清都尹孝言本以勲戚餘緒致位通顯至此便驕奢放逸無所忌憚曾夜過其客宋孝王家呼坊人防援不時赴遂撏殺之人與諸淫婦密游其夫覺人撏掠而殯時苑內須

果木課民間及僧寺備輸孝言悉分向其私宅種植又
殿內及園中須石差車從漳河運載復分車迴取事發
出為海州刺史累遷吏部尚書祖珽執政將廢趙彥深
引孝言為助加侍中孝言既無深鑒又待物不平抽擢
之徒非賄則舊有將作丞崔成忽於衆中抗言曰尚書
天下尚書豈獨段家尚書也孝言無辭以答唯厲色遣
下而已尋除中書監加特進又託韓長鸞共構祖珽之
短及珽出後孝言除尚書右僕射仍掌選舉恣情用捨

請謁大行勑浚京城北隍孝言監作儀同三司崔士順將作大匠元士將太府少卿酈孝裕尚書左戶郎中薛叔昭司州中從事崔龍子清都尹丞李道隆鄴縣令尉長卿臨漳令崔象咸安令高子徹等並在孝言部下典作日别置酒高會諸人膝行跪伏稱觴上壽咸自陳屈滞更請轉官孝言意色揚揚以為已任皆隨事報荅許有加授富商大賈多被銓擢所進用人士咸是麤險放縱之流尋遷左僕射特進侍中如故孝言富貴豪侈尤

好女色後娶晏定遠妾董氏大耽愛之爲此内外不和更相糾列又於晉陽監作坐事除名從光州隆化主敗後有勑追還孝言雖黷貨無厭恣情酒色然舉止風流招致名士美景良辰未嘗虛棄賦詩奏妓畢盡歡洽雖草萊之士粗閑文藝多引入賓館與同興賞其貧躓者亦時有乞遺世論復以此多之齊亡入周授上開府

斛律金字阿六敦朔州勑勒部人也高祖倍侯利以壯勇有名塞表魏道武時率户内附位大羽眞賜爵孟都

公祖幡地斤殿中尚書父那瓌光禄大夫贈司空金性敦直善騎射行兵用匈奴法望塵識馬步多少嗅地知軍度遠近初為軍主與懷朔鎮將楊鈞送蠕蠕主阿那瓌瓌見金獵射歎其工正光末破六韓拔陵構逆金擁衆屬焉陵署金王號金度陵終敗滅乃統所部叛陵詣雲州魏除為第二領人酋長秋朝京師春還部落號曰鴈臣仍稍引南出黄瓜堆為杜洛周所破與兄平二人脫身歸爾朱榮榮表金為别將頻有戰功加鎮將軍孝

莊立賜爵阜城男位金紫光祿大夫及爾朱兆等逆亂神武密懷匡復之計金與婁昭厙狄干等贊成大謀神武南攻鄴留金守信都委以後事復會神武平鄴太昌初以金為汾州刺史進爵為侯從神武破紇豆陵於河西沙苑之役神武以地阨少却軍為西師所乘遂亂張華原以簿帳歷營點兵莫有應者神武將集兵更戰金曰衆散將離其勢不可復用宜急向河東神武據鞍未動金以鞭拂馬神武乃還於是大崩喪甲士八萬侯景

斂西魏力人持大棒守河橋衣厚甲射之不入賀拔仁候其轉面射之一發斃之是役也無金先請還幾至危殆及高仲密西叛周文攻洛陽從神武破之還除大司馬改封石城郡公後從攻玉壁軍還神武使金總督大衆歸晋陽金性質直不識文字本名敦苦其難署改名為金從其便易猶以為難司馬子如教為金字作屋況之其字乃就神武重其古質每誡文襄曰爾所使多漢人有讒此人者勿信之文襄嗣事為肆州刺史侯景叛

金帥軍助討文宣受禪封咸陽郡王天保二年除太師四年解州以太師還晉陽車駕數幸其第六宮及諸王盡從置酒作樂極夜方罷帝欣甚詔金第二子豐樂為武衛大將軍賜帛五千匹因謂金曰公元勲佐命父子忠誠朕當結以婚姻永為藩衛乃詔金孫武都尚義寧公主成禮之日帝從皇太后幸金宅皇后太子諸王皆從其見待如此後蠕蠕為突厥所破種落分散慮其犯塞驚擾邊民乃詔金率騎二萬屯白道以備之多所俘

獲并表陳虜可擊之狀文宣於是率衆與金共討之大獲而還進位右丞相食齊州幹遷左丞相帝晚年敗德嘗持矟走馬以擬金胷者三金立不動於是賜物千段孝昭踐阼納其孫女為太子妃金曾乘步挽車至階武成登極禮遇彌重又納其孫女為太子妃金曾遣人獻食中書舍人李若誤奏云金自来武成出昭陽殿勑侍中高文遙將羊車引之若知事誤更不敢出殿廊下文遙還覆奏帝罵若云空頭漢合殺亦不加罪金長子光

大將軍次子羨及孫武都並開府儀同三司出鎮方岳其餘子孫皆封侯貴達一門一皇后二太子妃三公主尊寵之盛當時莫與爲比金嘗謂光曰我雖不讀書聞古來外戚梁冀等無不傾滅女若有寵諸貴妬人女若無寵天子嫌人我家直以立勲抱忠致富貴豈可藉女也辭不獲免甞以爲憂天統三年薨年八十武成舉哀西堂後主又舉哀於晉陽贈假黄鉞相國太尉公贈錢百萬謚曰武子光嗣光字明月馬面彪身神爽雄桀少

言笑工騎射初為侯景部下彭樂謂高敖曹曰斛律家小兒不可三度將行後奪人名以庫直事文襄從出野見雙鴈飛來文襄使光馳射之以二矢俱落馬後從金西征周文長史莫孝暉時在行間光馳馬射中之因禽於陣時年十七神武嘉之擢為都督封永樂縣子又嘗從文襄於洹橋校獵見一大鳥雲表飛颺光引弓射之正中其頸此鳥形如車輪旋轉而下至地乃大鵰也丞相屬邢子高見而歎曰此射鵰手也當時號落鵰都督

齊受禪別封西安縣子皇建元年進爵鉅鹿郡公時樂

陵王百年為皇太子求妃孝昭以光世載醇謹著勲王

室納其長女為太子妃光頻歲破周師又破突厥復築

城戍歷位太子太保尚書令司空司徒河清三年周遣

大司馬尉遲迥柱國齊公憲庸公王雄等衆稱十萬攻

洛陽光率騎五萬馳往赴擊戰於邙山迥等大敗光親

射雄殺之迥憲僅而獲免盡收其甲兵輜重仍為京觀

武成幸洛陽策勲班賞還太尉初文宣時周人常懼齊

兵西度嘗以冬月守河椎氷及帝即位朝政漸紊齊人椎氷懼周兵之逼光憂曰國家嘗有呑關隴之志今日至此而唯翫聲色先是武成納光第二女為太子妃天統元年拜為皇后光轉大將軍三年六月以父喪去官尋詔起光及弟羨並復位秋拜光太保襲爵咸陽王遷太傅十二月周又遣將圍洛陽壅絶糧道武平元年正月詔光率步騎三萬討之鋒刃纔交周將宇文勝衆大潰追至宜陽軍還擊周齊公憲等衆大破之虜其開府

都督五人詔加右丞相并州刺史其年冬光又率步騎五萬於玉壁築華谷龍門二城又與憲等相持憲不敢動二年率衆築平隴等鎮戍十三所周柱國枹罕公普屯威柱國韋孝寬等來逼平隴光與戰於汾水大破之周遣其柱國紇干廣略圍宜陽光率步騎五萬赴之戰於城下取周建安等四戍捕千餘人而還軍未至鄴勑令便放軍散光以為軍人多勲功未得慰勞若即便散恩澤不施乃密通表請使宣旨軍仍且進朝廷發使遲

留軍還將至紫陌光駐營待使帝聞光軍營已逼甚惡之急令舍人追光光入見然後宣勞散兵拜光左丞相別封清河郡公光嘗在朝堂垂簾而坐祖珽不知乘馬過其前光怒而謂人曰此人乃敢爾後珽在内省言聲高慢光過聞之又怒珽知光忿而賂其從奴榼頭榼頭曰自公用事相王每夜抱膝歎曰盲人用權國必破矣珽省事褚士達夢人倚户授其詩曰九升八合粟角斗定非真堰却津中水將留何處人以告珽珽占之曰角

斗斛字律却水何留人合成律字非眞者解斛律於我不實土達又言所夢狀乃其文形也珽由是懼又穆提婆求娶光庶女不許帝賜提婆晉陽之田光言於朝曰此田神武以來常種禾飼馬數千匹以擬寇難今賜提婆無乃闕軍務也帝又以鄴清風園賜提婆租賃之於是官無菜賒買於人負錢三百萬其人訴焉光曰此菜園賜提婆是一家足若不賜提婆是百官足由是祖穆積怨周將韋孝寛忌光英畧乃作謡言令間諜漏其文

於鄴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摧自崩槲樹不扶自竪珽續之曰盲老公背下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令小兒歌之於路提婆聞以告其母令萱以饒舌為斥已盲老公謂祖珽也遂協謀以謡言啟帝曰斛律累世大將明月聲震關西豐樂威行突厥女為皇后男尚公主謡言可畏帝以問韓長鸞長鸞以為不可事寢光又嘗謂人曰今軍人皆無褌袴後宮内參一賜數萬匹府藏稍空此是何理受賜者聞之皆曰天子自賜

我闞相王何事斑又通啟求見帝使以庫車載入斑因請閒唯何洪珍在側帝曰前得公啟即欲施行長鸞以為無此理不可斑未對洪珍進曰若本無意則可既有此意不決行之萬一事泄如何帝然洪珍言而尚猶豫未決斑令武都妾兄顏元告光謀不軌又令曹魏祖奏言上將星盛不誅恐有災禍先是天狗西流占曰秦地案秦即咸陽王也自太廟及光宅並見血先是三日鼠嘗晝見光寢室嘗投食與之一朝三鼠俱死又牀下有

二物如黑猪從地出走其穴膩滑大虵屢見屋脊有聲如彈丸落又大門横木自焚搗衣石自移既而丞相府佐封士讓密啟云光前西討還勑令便放兵散光令軍逼帝京將為不軌不果而止家藏弩甲奴僮千數每使人豐樂武都處陰謀往来若不早圖恐事不可測帝謂何洪珍曰人心亦大聖我前疑其欲反果然帝性怯懦恐即有變發令洪珍馳召祖珽謀之珽曰正爾召之恐疑不肯入宜遣使賜其一駿馬詔云明日將往東山遊

覲王可乘此馬同行光必來奉謝因而執之帝如其言光將上馬頭眩及至引入涼風堂劉桃枝自後撲之不仆光曰桃枝常作如此事我不負國家桃枝與力士三人以弓弦罥其頸拉而殺之年五十八血流於地剗之跡終不滅於是下詔稱其謀反族誅之使二千石郎邢祖信掌簿籍其家斑於都省問所得物祖信曰得弓十五張宴射箭一百具刀七口賜矟二張斑又厲聲曰更得何物祖信曰得棗子枝二十束擬奴僕與人鬭者不

問曲直即以杖之一百班大慚乃大聲曰朝廷已加重刑郎中何可分雪及出人尤其抗直祖信慨然曰好窄相尚死我何惜餘生祖信少年時父遜為李庶所卿因詣庶謂庶曰暫來見卿還辭卿去庶父詣杖庶而謝焉光居家嚴肅見子弟若君臣雖極貴盛性節儉簡聲色不營財利杜絶饋餉門無賔客罕與朝士交言不肯預政事每會議嘗獨後言言輒合理將有表疏令人執筆口占之務從省實行兵用匈奴卜法吉凶無不中軍營

未定終不入幕或竟日不坐身不脫介胄常為士卒先有罪者唯大杖撾背未嘗妄殺衆皆争為之死宜陽之役謂周人曰歸我七年人不然取爾十倍周人即歸之在西境築定誇諸城馬上以鞭指畫所取地皆如其言拓地五百里而未嘗伐功版築之役鞭撻人士頗稱其嚴光自結髮從戎未嘗失律深為隣敵所懾罪既不彰一旦屠滅朝野痛惜之周武帝聞光死大喜赦其境内後入鄴追贈上柱國崇國公指詔書曰此人若在朕豈

能至鄴長子武都位特進開府儀同三司梁兖二州刺史所在唯事聚斂光死遣使於州斬之小子鍾年甫數歲獲免周朝襲封崇國公隋開皇中卒於車騎將軍光弟羨字豐樂少機警尤善騎射累遷車騎大將軍幽州刺史河清三年突厥衆十餘萬來寇州境羨總諸將禦之突厥望見軍容甚整遂不敢戰即遣使求款附天統元年五月突厥可汗遣使朝貢自是歲時不絶羨有力焉詔加大行臺僕射羨以北虜屢犯邊塞須備不虞自

庫推戍東拒於海隨山屈曲二千餘里其間二百餘里中凡有險要或塹山築城或斷谷起障并置立戍邏五十餘所又導高梁水北合易京東會於潞因以灌田邊儲歲積轉漕用省公私獲利在州養馬二千匹部曲三千以備邊突厥謂之南可汗四年遷行臺尚書令加驃騎大將軍別封高城縣侯羨歷事數帝以謹直稱雖極榮寵不自矜尚至是合門貴盛深以為憂武平元年乃上書乞解所職詔不許其年秋進爵荆山郡王羨慮禍

使人騎快騾遞至鄴無日不得音問後二日鄴使不至家人乞養憂之又夢著枷鎖勸羨奔突厥羨不從占其夢曰枷者加官鎖者瑣瑣吉利及光誅勅使中領軍賀拔伏恩等十餘人馳驛捕之遣領軍大將軍鮮于桃枝洛州行臺僕射獨孤永業便發定州騎卒續進伏恩等至門者白羨曰使人衷甲馬汗宜閉城門羨曰勅使豈可疑拒出迎之遂見執死於長史聽事謂其妻曰啟太后臣兄弟死自當知臨刑歎曰富貴如此女為皇后公

主潘家嘗使三百兵何得不敗并害五子年十五已下者宥之羡未誅前忽令其在州諸子五六人鎖頸乘驢出城合家泣送之至閤日晚而歸吏人莫不驚異行燕郡守馬嗣明道術之士也為羡所欽竊問之答云須有禳厭數日而有此變羡及光並工騎射少時獵又金命子孫會射而觀之泣曰明月豐樂用力不及我諸孫又不及明月豐樂吾世衰矣每日令其出田還即効所獲禽獸光所獲或少必麗龜達腋羡雖獲多非要害之所

光嘗常賞羨或被捶撻人問其故金云明月必背上着箭豐樂隨處即下手其數雖多去兄遠矣聞者咸伏其言金兄平少便弓馬神武起以都督從皇建初封定陽郡公後為青州刺史卒贈太尉

彭樂字興安定人也驍勇善騎射初隨杜洛周賊知其不立降爾朱榮從破葛榮於滏口又為都督從神武與行臺僕射于暉討破羊侃於瑕丘後叛周投逆賊韓樓封北平王及爾朱榮遣大都督侯深擊樓樂又叛樓降

深神武出山東樂又隨從韓陵之役先登陷陣賊衆大崩封樂城縣公後以軍功進爵汨陽郡公除肆州刺史天平四年從神武西討與周文相拒神武欲緩持之樂氣奮請決戰曰我衆賊少百人取一差不可失也神武從之樂因醉入深被刺腸出内之不盡截去復戰身被數創軍勢遂挫不利而還神武每追諭以戒之高仲密之叛也周文援之神武迎擊於芒山候騎言賊去洛州四十里蓐食乾飯神武曰自應渴死何待我殺乃勒陣

以待之西軍至皆喉燥樂以數千精騎為右甄衝西軍
隨所向奔退遂馳入周文營人告樂叛神武曰樂棄韓
樓事爾朱榮背爾朱歸我又叛入西事之成敗豈在一
樂但念小人反覆爾俄而西北塵起樂使告捷虜西魏
臨洮王柬蜀郡王榮宗江夏王昇鉅鹿王闡譙郡王亮
詹事趙善督將寮佐四十八人皆係頸反接手臨以刃
歷兩陣而唱名焉諸將乘勝斬首三萬餘西軍退神武
使樂追之周文大窘而走曰癡男子今日無我明日豈

有汝邪何不急還前營收金寳樂從其言獲周文金帶一束以歸言周文漏刃破膽矣神武詰之樂以周文言對且曰不為此語放之神武雖喜其勝且怒令伏諸地親捽其頭連頓之并數沙苑之失舉刃將下者三噤齘良久乃止樂更請五千騎取周文神武曰爾何放而復言捉耶取絹三千疋壓樂因賜之累遷司徒天保初封陳留王遷太尉二年謀反為前行襄州事劉章等告伏誅

綦顯字思祖魏郡斥丘人也祖嗣仕魏為朔州刺史因家焉父誕恒州刺史樂安公顯幼時見一沙門指之曰此郎子好相表大必為良將貴極人臣語終失之顯善騎射曾從魏孝莊獵一日中手獲禽獸七十三後從神武起義信都累遷北徐州刺史封屯留縣公天保中以贓貨解州大理禁止處判未訖為合肥被圍遣顯與步大汗薩等攻梁北徐州禽其刺史王彊天統中累遷位特進封定陽王卒

皮景和琅琊下邳人也父慶賓魏淮南王開府中兵參軍正光中因使遇亂遂家廣寧之石門縣景和少通敏善騎射初以親信事神武後征步落稽疑賊有伏令景和將五六騎深入一谷遇賊百餘人便戰景和射數十人莫不應弦而倒神武嘗令景和射一野豕一箭獲之深見賞異除庫直正都督天保初授通州刺史封永寧縣子景和趫捷有武用從襲庫莫奚度黃龍征契丹定稽胡討蠕蠕每有戰功累遷殿中尚書侍中景和於武

職之中兼長吏事又性識均平故頻有美授周通好之後冠蓋往來嘗令景和對接每與使人同射百發百中甚見推重武平中詔獄多令中黄門等監治嘗令景和按覆據理執正由是過無枉濫後除特進封廣漢郡公遷領軍將軍琅邪王之殺和士開兵指西闕内外莫知所為景和請後主出千秋門自號令事平除尚書右僕射陳將吳明徹寇淮南令景和拒之除領軍大將軍封文成郡王又有平陽人鄭子饒詐依佛道設齋會用米

麵不多供贍甚廣密從地藏漸出餅飯愚人以為神力見信於魏衛之間將為逆亂謀泄乃潛度河聚衆自號長樂王已破乘氏縣景和遣騎擊破之禽子饒送鄴烹之及吳明徹圍壽陽敕景和與賀抜伏恩赴救時拒明徹者多致傾覆唯景和全軍而還除尚書令武平六年卒贈太尉録尚書長子信機悟有風神位開府儀同三司武衛将軍勲貴子弟中稱其識鑒齊亡降周軍授上開府軍正中大夫隋開皇中卒於洮州刺史少子宿達

開皇中通事舍人母憂起復將赴京辭靈慟哭而絶久而復蘇不能下食三日而死

綦連猛字虎兒代人也其先姬姓六國末避亂出塞保祁連山因以為姓北人語訛故曰綦連父元成燕郡太守猛少有志氣便弓馬初為爾朱榮親信榮被害從爾朱兆入洛猛父母兄弟皆在山東爾朱京纒欲投神武名之與俱舉稍謂曰不從我者死乃從之去城五十餘里猛以素蒙兆恩即背京纒復歸兆兆敗猛與斛律羌

舉乞伏貴和逃亡及見獲各杖一百以猛配尉景貴和配婁昭羌舉以故酋長子故無所配既而三人並為神武親信後都督爾朱文暢謀逆猛曰昔事其父兄今寧自死不忍告而殺之神武聞之曰事人當如此舍其罪而益親之以軍功封廣興縣侯梁使來聘云求角武藝文襄遣猛就館接之雙帶兩鞬左右馳射校挽彊弓梁人引弓兩張皆三石猛遂併取四張疊挽之過度梁人嗟服天保初除東秦州刺史河清三年加開府突厥侵

逼晉陽勅猛覘賊賊中一騎超出來鬭猛即斬之天統五年除并省尚書令領軍大將軍封山陽王猛自和士開死後漸預朝政疑議與奪咸亦咨禀趙彥深以猛武將之中頗疾姦佞言議時有可采故引知機事祖珽奏言猛與彥深前推琅邪王事有意故於是出猛為定州刺史彥深為西兗州刺史即日首途先是謡曰七月刈禾太早九月噉餻未好本欲尋山射虎激箭旁中趙老至是其言乃驗猛行至牛蘭有人告和士開被害時猛

亦知情遂被追還削王爵以開府赴州在任寛惠清慎吏民稱之淮陰王阿那肱與猛有舊每欲擕引之韓長鸞等沮難復授膠州刺史後除大將軍齊亡入周卒初猛與尉興慶謝猥餧並善射小心給事神武左右神武使善相者視之曰猛大貴尉謝無官及芒山之役興慶救神武之宭為軍所殺神武歎曰富貴定在天也猛竟如相者言卒以榮寵自畢興慶事見齊本紀興慶每入陣常自署名於背神武使求其尸祭之於死處立浮圖

世謂高王浮圖云於是超贈儀同涇州刺史諡曰閔壯
元景安河南洛陽人魏昭成皇帝之五世孫也高祖虔
陳留王景安沈敏有幹局少工騎射善於事人父永景
安啓迴代郡公授之隨魏孝武帝西入關天平末周齊
交戰景安臨陣東歸芒山之戰以功賜爵西華縣男代
郡公如故景安妙閑馳騁有容則每梁使至恒與斛律
光皮景和等對客騎射見者稱善天保初别封興勢伯
帶定襄縣令賜姓高氏累遷兼七兵尚書時初築長城

鎮戍未立詔景安與諸將緣塞以備守督領既多且所部軍人富於財物遂賄貨公行又宣聞之遣使推檢唯景安纖毫無犯帝深嘉歎乃以所斂贓絹五百疋賜之以彰清節孝昭嘗與功臣西園宴射侯去堂百四十餘步中的者賜以良馬及金玉錦綵等有一人射中獸頭去鼻寸餘唯景安最後有矢未發帝令景安解之景安引滿正中獸鼻帝嗟異稱善特賞馬二匹玉帛雜物又加常等天統四年除豫州刺史加開府儀同三司武平

三年授行臺尚書令刺史如故封歷陽郡王景安久在邊州人物安之又管内蠻多華少景安被以恩威咸得寧輯武平末徴拜領軍大将軍入周以大将軍義寧郡公討稽胡戰没初永兄祚襲爵陳留王祚卒子景皓嗣天保時誅諸元親近者如景安之徒疏宗議請姓高氏景皓云豈得棄本宗逐他姓大丈夫寧可玉碎不能瓦全景安以白文宣乃收景皓誅之家屬徙彭城由是景安獨姓高氏自外聽從本姓永弟种子豫字景豫美容

儀有器幹景安告景皓慢言引豫云相應和豫占云爾時以衣袖掩景皓口云莫妄言問景皓與豫同獲免卒於東徐州刺史

獨孤永業字世基本姓劉中山人也母改適獨孤氏永業幼隨母為獨孤家養遂從其姓天保初除中書舍人永業解書計善歌舞甚為文宣所知後為洛州刺史河陽行臺左丞甚有威信遷行臺尚書永業久在河陽善於招撫周人憚之性鯁直不交權勢斛律光求二婢弗

得毀之於朝廷河清末徵為太僕卿以乞伏貴和代之

於是西境蹙弱河洛人情騷動武平三年遣永業取斛

律豐洛因以為北道行臺僕射幽州刺史河洛人庶多

思永業又除河陽道行臺洛州刺史周武帝親攻金墉

永業出兵禦之問是何達官作何行動周人曰至尊自

來主人何不出看客永業曰客行忽忽故不出看乃通

夜辦馬槽二千周人聞之以為大軍至乃去進位開府

臨川王有甲士三萬聞晉州敗請出兵北討奏寢不報

永業慨憤又聞并州亦陷乃遣子須達告降於周授上柱國應公宣政末為襄州總管大象二年為行軍總管崔彥睦所殺

鮮于世榮漁陽人也父寶業懷朔鎮將武平初贈儀同三司祠部尚書世榮少沈敏有器幹興和二年為神武親信都督稍遷平西將軍賜爵石門縣子天統二年累加開府儀同三司除鄭州刺史武平中以領軍從平高思政封義陽郡王領軍大將軍太子太傅及周武帝入

代送瑪瑙酒鍾與之得便撞破周兵入鄴諸將皆降世榮在三臺之前獨鳴鼓不輟及被執不屈乃見殺世榮雖武人無文藝以朝危政亂每嘗竊歎見徵稅無厭賞賜過度發言歎息子貞武平末假儀同三司

傅伏太安人也父興蔚州刺史伏少從戎以戰功稍至開府永橋領人大都督周武帝前攻河陰伏自永橋夜渡入守中潬城南城陷被圍二旬不下救兵至周師還後除東雍州刺史周克晉州執行臺尉相貴招伏伏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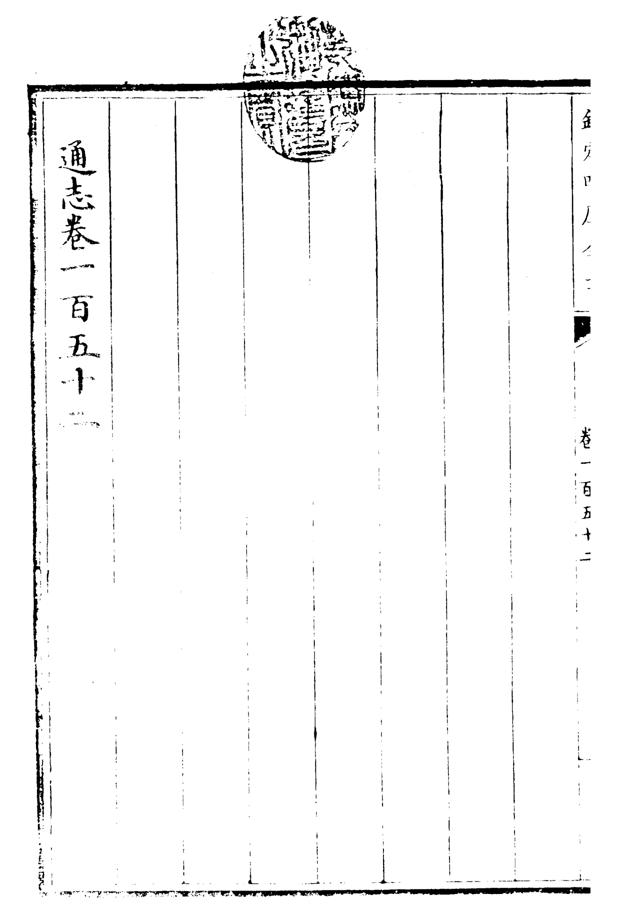
從周尅并州遣韋孝寛將兵以伏子世寛來招伏授上大將軍武鄉郡公即給告身先以金瑪瑙二酒鍾為信伏不受謂孝寛曰事君有死無二此兒為臣不能竭忠為子不能盡孝人所讎疾願即斬之以號令天下周武至自鄴還至晉州遣高阿那肱等百餘人臨汾召伏伏出軍隔水相見問至尊今在何處阿那肱曰已為周師所獲別路入關伏仰天大哭率衆入城於聽事前北面哀號良久然後降周武見之曰何不早降伏流涕而對

曰臣三世衣食齊家被任如此革命不能自死羞見天地周武親執其手曰為臣當若此朕平齊國唯見公一人乃自食一羊肋以骨賜伏曰骨親肉疎所以相付遂引之與同食令典宿衛授上儀同勅之曰若即與公高官恐歸投者心動努力好行無慮不富貴又問前救河陰得何官職伏曰蒙一轉授特進永昌郡公周武謂後主曰朕前三年教習兵馬決意取河陰正為傅伏不可動是以收軍而還公當時賞授何其薄也賜伏金酒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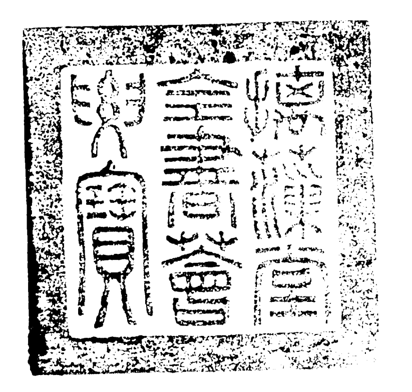
後以為岷州刺史尋卒齊軍晉州敗後兵將罕有全節其殺身成仁者有儀同叱干苟生鎮南兖州周武破鄴赦書至苟生自縊死又有開府侍中宦者田敬宣本字鵬鸞人也年十四五好讀書既為閹寺曉夕趣走伺閑隙便周章詢請每至文林館氣喘汗流問書之外不暇他語及覩古人節義之事未嘗不感慨沈吟顏之推重其勤學甚加開獎漸被知遇遂至通顯後主之奔青州遣其西出參伺動靜為周軍所獲問齊主何在紿云已

去計當出境疑其不信歐捶眼之每折一肢辭色愈厲
斷其四體而卒又有雷顯和者晉州敗後為建州行臺
左僕射周武帝使其子招焉顯和禁其子而不受聞鄴
城敗乃降後主失并州使開府紇奚永安告急於突厥
他鉢畧可汗及聞齊滅他鉢畧處永安於吐谷渾使下
永安抗言曰本國既敗永安豈惜殘命欲閉氣自絕恐
天下不知大齊有死節臣唯乞一刀以顯示遠近他鉢
畧嘉之贈馬七十匹歸之又有代人高寶寧武平末為

營州刺史鎮黄龍夷夏重其威信周武帝滅齊遣使招慰不受勅書范陽王紹義在突厥中寳寧上表勸進范陽王署寳寧為丞相及盧昌期據范陽起兵寳寧引紹義集夷夏兵數萬救之至潞河知周將宇文神舉屠范陽遂還據黄龍



通志卷一百五十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趙友彬